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紀卷二十七

漢 荀悅 撰

孝成皇帝紀四

元延元年春正月長安章城門牡自亡函谷關亦然谷永對曰章城門通路寢之門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門牡自飛壬戌王商復為大司馬衛將軍三月行幸雍祀五畤四月天清晏然無雲殷殷有聲如雷有流星其首如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從

日下東南行四面或大如杅或如鷄子燿燿而下如雨自
晡及昏而止本志隕星而雨為王者失勢諸侯起伯之
異殺天下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時谷永為北地太守
方之官上使使問永所欲言對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
自治而立王者通理之方制海内非為天子列土封疆
非為諸侯皆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明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九
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遇無妄之卦運值百六之阨會

加之以災異因之以饑饉內則有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外則有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籍之禍比臣所以為陛下破膽寒心也願陛下正君臣之義黜庳小嬖瀆之臣修後宮之政抑遠嬌妒之寵常近婉順之行加惠失意之人懷柔怨恨之士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減損諸宮用度流恩廣施問民疾苦循行風俗宣布聖德以慰元元之心防大姦之隙至誠應天則

異禍消伏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意未專而私好尚
存弗肯為耳上甚感其言復永為大司農而終黨於王
氏每言無傷王氏之意專正上身與後宫而已四月光
禄大夫劉向上奏曰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秦始
皇之末及二世之初日月薄蝕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
孟太白再經天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
宫野禽戲庭都門内崩闕　大人見臨洮長星孛於大
角秦民以亡及項籍之敗亦孛於大角漢之入秦五星

聚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有雨血日蝕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有太山卧石自立上林苑中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也天狗夾漢而西行天久不雨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兆也覩秦漢之易世覽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然哉今日蝕奎婁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振動此變之大也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强漢之宗

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其事難一二而記臣謹案圖上
猶須口說願賜清讌之閑指圖陳狀上納之而終不能
用時上無繼嗣災異浸數向謂陳湯曰災異如此而外
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同姓末屬累世蒙國厚恩
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為先帝舊臣常優禮
吾吾不言誰當言者乃上封事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
而常危莫不欲存而常亡此皆失御臣之術也今王氏
一姓而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牣宇內魚

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出入不待報命擊斷自恣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管執樞機朋黨比周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稱舉者登進忤恨者中傷遊談者為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不肯道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自上古已來未有其比物盛則必有非常之變先見其微象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

葉扶疏上出屋根插地中雖孝昭立石起柳之異無以過此之明也夫事勢不兩大劉氏王氏亦不並立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皁隸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婦人外夫家而內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消禍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疏遠外戚皆罷令就第使王氏永存保其爵位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內外子孫孫孫為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則田氏復起於今六卿

復起於漢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機事不密則害成矣奏上上名見向悲嘆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上欲用為九卿輒為王氏所排及在位大臣所抑故終不遷大位前後四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向卒後十三年王氏篡封蕭相國後喜為酇侯時杜業説上繼絶侯之世曰昔唐虞協和萬方致雍熙之政虞夏以多羣后饗共己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貢是以内恕之君樂繼絶世隆名之主安存亡

國至於武王伐紂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尅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天府故追先父之志録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宇愛敬勅厲命賜厚備大孝之隆於是為至其後世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恩所息之樹而猶不伐況其舊乎是以燕齊之後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歴載不隳豈無邪辟以祖宗之竭力故支庶頼焉漢初功臣亦皆剖符受山河之誓百餘年間而絶滅失姓枯骨孤棄於邱墓苗裔流絶於道路以往

況今甚可悲傷雖難盡繼宜舉其隆功者於是封蕭何之後其餘未錄冬十一月乙未大司馬王商為大將軍辛亥商薨庚申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張禹以光祿大夫特進居家為天子師甚見親任禹既年老自治塚塋奏請平陵肥牛亭地上許之徙亭於他地王根聞而爭之曰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出遊之地又徙壞舊亭非所宜上不聽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上逾敬厚禹禹疾上親臨問禹拜牀下禹曰老臣有三男一女愛女

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日徙咸為弘農太守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即於牀前拜黄門侍郎給事中長子閎官至太常第二子官至校尉國家每有大政與禹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諷切王氏者上意然之而未有以明也及是上乃車駕至禹家辟左右問禹以天變及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幼弱又與曲陽侯王根有隙恐為所害即謂上曰災異之事深遠難見故聖人

罕言命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陛下宜以善應之與天下同福慶此經義意也淺見鄙儒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愛信禹由是不疑王氏曲陽侯及諸王氏子弟聞禹言皆悅遂親禹焉故魯國博士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朝廷大臣皆尸祿素飡願賜臣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勵其餘上問曰誰也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庭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持雲下雲攀檻檻折雲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

足矣未知聖上何如主耳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者武賢子也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之名於世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宜容之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乃解後將理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初元帝時五鹿充宗與石顯皆貴幸治梁邱易帝令諸易家考合異同充宗乘貴口辯諸儒莫敢與抗皆稱疾不會有薦雲能說易者雲攝齊升堂抗辭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連折充宗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

朱雲折其角由是為博士杜陵槐里令以忤於貴戚遂稱疾廢因終於家是歲趙婕妤害後宮子時許美人生男婕妤大怒曰帝常與我言不從後宮中往來今許美人兒安從生乎以手自搏擊以頭觸壁户柱從牀上自投地涕泣不食上亦為之不食昭儀曰陛下常言不負汝今竟負約云何上曰要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無憂也後使中黃門靳嚴封綠囊書與許美人乃殺兒置葦篋中封上閉户而發昭儀與上共視之復封函詔掖庭丞

籍武埋屏處勿令人知武取埋獄垣下又宫中學女史曹才官幸御上有娠生兒掖庭才官令舍又令中黄門田閎持詔記與武取才官令舍婦人新生兒及婢六人盡置暴室獄無問男女誰兒女也武迎置獄三日復令閎持詔問兒死未武對曰未有頃閎出上與昭儀大怒曰何不殺武叩頭泣即因閎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宜皆留意奏入上令閎持詔與武夜上水五刻令持兒與中黄門王舜會掖門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内

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視之無令漏洩時兒生八九日昭儀聞之大怒後三日詔賜才官藥令自殺才官曰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帝今兒安在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遂飲藥死及婢六人皆自殺後十餘日詔取兒去不知復何置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四月立廣陵孝王子憲為王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初烏孫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誅未加於



是遣右中郎段會宗發戊已校尉諸郡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邱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逃亡不可得即選精兵騎弩四十張徑至昆彌所在召番邱數其罪以手劒擊殺之小昆彌烏犂靡者末振將從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殺我如去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懸頭於藁街烏孫所知也小昆彌曰何不豫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之恐亡匿為大罪即飲食之以付我恐傷骨肉之恩耳昆彌咸服

號泣而罷會宗還賜爵關内侯會宗天水人也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擁江水竭逆流三日乃通劉向以爲岐山崩三川竭而周幽王亡岐山周之所興也蜀郡本漢所興今所起之地山崩水竭殆必亡矣

二月封侍中衛尉淳于長爲定陵侯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館二月罷司隷校尉官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甘露降於京師有石隕於關東二

綏和元年春正月赦天下二月戊午御史大夫孔光貶為廷尉廷尉何武為御史大夫癸丑立定陶王欣為太子光禄師丹為太子太傅初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及昭儀及帝舅王根皆勸立定陶王於是引大臣入禁中議丞相方進大司馬王根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以為定陶帝弟之子也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孔光以為非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之親弟也以

尚書盤庚言之弟及王為比中山宜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有言遂立定陶王光以議不合上意故左遷廷尉

荀悅曰聖人立制必有所定所以防忿爭一統序也春秋之義立嫡以長立子以貴是以言嫡無二也貴有常也以弟及兄則貴有常矣兄弟之子非一也不可以為典雖立其長猶非正也且兄弟近而親所以繼父也兄弟子疏而卑所以承亡也俱非正統捨親取疏廢父立

子非順也以弟繼父近于義矣春秋傳曰太子亡則立母弟無則立長立均以順義均則卜之道也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封中山王舅馮參為宜鄉侯益封中山王三萬户以慰王心詔求殷後封孔吉為殷紹陽侯三月進爵為公及周承休侯為公各食邑行幸雍祠五時夏四月乙丑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為大司馬罷車騎大將軍官御史大夫何武更為大司空封汜鄉侯益大司馬大司空位秩如左丞相是為三公先是武為廷尉

奏言王者法天三光備三公官各為分職今丞相獨兼三公職所以久廢而不治宜建三公之官分職更任以為考功効至是乃置之武字君公蜀郡人仁厚好進士朋黨絶請託其臨州郡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思初武兄弟五人皆為吏郡縣敬之弟顯家有市籍租顯數負其課市嗇夫仇商捕辱顯家顯怒之武曰以吾家租稅不為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即白於太守召之為吏州里服焉及為三公功名畧比薛宣其才不及也而經

術正直過之時司空掾平陽何並字子廉武高其志節舉為長陵令道不拾遺時卭城太后家貴寵王林卿為侍中通輕俠傾京師免官歸過長陵上冢因留數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謁曰宜以時歸先是林卿殺人埋冢舍下並陰知之非並時事不發覺林卿怨並遣之北渡渭橋令騎奴還拔刀剝寺門鼓並即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窘迫令奴冠已冠自身從間道馳去及追及冠奴遂收之奴曰吾乃奴耳並心知已失林卿乃

因曰王君困乃稱奴得免死邪並斬奴頭并所剥建鼓

置都亭下書其罪吏驚駭以為林卿實死由是威名流

行後為頴川太守頴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甚用事

有權元弟威為郡掾犯罪贓千金並過辭廷尉廷尉為

弟免冠請一等之罪並曰罪在君弟與君法律不在太

守既至郡威所犯多在赦前並勅吏驅使入函谷關無

令汙民間不入關乃收之威留止洛陽吏遂格殺之及

誅俠趙季李款等郡中清肅並廉潔妻子不到官終頴

川遺令勿受賻賵椁足周棺棺足掩尸而已其治名次
黄覇秋八月庚戌中山王興薨冬十月甲寅大司馬根
病免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定陵侯淳于長
大逆不道下獄死長與廢許后姊孊私通許后因孊賂
遺長欲求復為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
千餘萬詐言欲白上立為左右皇后孊每入長信宫長
輙與孊書戲侮許后慢易無所不言交通書記賂遺連
年曲陽侯根輔政以久病免長次第當代根王莽害長

寵因白根曰長私與許貴人姊交通受其衣服又見將軍久病私喜對人議謁相署根怒令莽白之上怒免長官就國長素與紅陽侯立有隙及長就國因立子融厚賂立立為長固請上疑之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遂逮長繫獄窮治其罪服戲詭長信宫謀立左皇后長死於獄妻子徙合浦長母歸故鄉立歸國許貴人賜藥死侍中光祿大夫莽以首發大姦拜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

欲令名譽過前遂尅已忘倦招延賢良賞賜邑俸盡以

享士身執謙約毋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

衣不曳地著布蔽膝見者以為僮僕使人問乃知其夫

人其飾名如此十二月罷刺史置州牧秩二千石是歲

犍為得石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説上曰宜設

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雖不能具夫禮樂以養人為

本就有過差是過於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亡今禮

樂雖非唐虞之典刑亦非咎繇之則而有司請定刑罰

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有刑罰而無禮樂大不備也為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絶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教化比於刑罰教化重而刑罰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為治刑罰助治者也今廢所治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亡秦之餘緒民漸漬惡俗不親大化終以不改上以向言下公卿立辟雍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嘗表長安城南將立辟雍未

及作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畤二月壬子丞相翟方進薨是時熒惑守心占者以為大臣當應之以塞災異上召方進告之方進不得已乃自殺上秘之加贈禮親臨喪赦天下天水平襄縣有燕生雀哺食至大俱飛去太僕廄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一寸八分行幸河東祠后土三月丙午帝崩於未央宮上素康壯無疾病向晨欲起因失音不能言晝漏十刻而崩衆皆歸罪於趙

昭儀昭儀自殺富平侯張放素親幸放不奉法度太后及大臣以爲言上涕泣而遣之就國及上崩放思慕哭泣而卒

荀悅曰放非不愛上忠不存焉故愛而不忠仁之賊也

上崩辟雍遂不立左將軍孔光爲丞相皇太后詔曰皇帝即位定郊祀已來未有皇子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卒不蒙福其復南北郊於長安如前夏四月己卯皇帝葬延陵自崩及葬三十四日延陵在扶風去長安

六十二里

讚曰本記稱孝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黙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也博覽古今容受直言公卿稱職威儀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沈於酒色趙氏内亂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已後王氏始執國命迄於哀平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漸矣劉向朱雲之忠言明矣若得而用之福祚未已張禹不吐直言佞於垂死亦可痛哉

前漢紀卷二十七

前漢紀卷二十八

漢 荀悅 撰

孝哀皇帝紀上

皇帝丙午即位年十九五月立皇后傅氏帝祖母定陶恭王太后從弟女也封皇后父晏為孔鄉侯傅太后稱尊號於是追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帝傅太后為恭皇太后帝母丁太后曰恭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尊傅太后父為崇德侯丁后父為褒德侯舅丁

明封陽安侯舅子滿為平周侯追謚滿父忠為懷德侯封趙太后弟欽為新城侯太傅師丹為左將軍賜爵關內侯丹諫曰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而多封爵外親及臣等不宜倉卒如此不聽六月曲陽侯王根前定策封二千户太僕安陽侯王舜有舊恩益封五百户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各益千户詔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治喪為宗室儀表益封萬户有司上奏王侯已下至庶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賈人不得占田

過科沒入縣官齊三服官禁民諸綺繡難成害女工之物皆止無作除任子令誹謗欺詆法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為庶人禁郡國無得貢獻名獸益吏三百石以下俸察吏殘賊酷虐者以時退免有司不得舉赦前往事博士弟子父母死與寧假三年秋七月丁巳大司馬王莽乞骸避丁傅賜黃金駟馬免庚午左將軍師丹為大司馬封高鄉亭侯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帶劔入北司馬門殿東門

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帳組繫紱佩之招殿前署長命曰天帝令我居此宮考問褒故公車大卒病狂忽忘不自知入宮牀下獄死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凡壓殺四百餘人冬十月大司空何武免癸酉大司馬師丹為大司空郎中泠褒黄門郎段由等言定陶恭王太后恭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又宜為恭皇帝立廟京師上下其議皆以如褒等言師丹獨議曰今定陶恭皇后以定陶為

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今不宜復改禮為人後者為之子陛下既上承先帝宗廟之禮義不得復奉恭皇帝祭入其廟今立京師令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自當毀去二 國太祖不墮之禮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恭皇帝也丹由是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者云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復改幣上以問丹丹對曰可改事下有司議者以錢行已久矣不可改丹老忘其前語從公卿議上以丹反覆二辭言

無所守又丹使吏上書奏事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漏洩省中語下廷尉遂奏免丹丹上書還大司空高樂侯印綬丹字仲公琅邪人廉正守道以儒術進旣廢終於家曲陽侯王根成都侯王況皆有罪根就國況免爲庶人歸故郡詔曰乃者河南潁川郡水泛處浸殺人民遣光祿大夫循行舉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其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無出今年租賦博士申咸數言高陽侯薛宣爲丞相時後母死不行三年喪不宜

居相位宣子況為黃門侍郎賕客楊明欲令斫咸面使不復用會司隸校尉闕恐咸為之遂使明斫咸於宮門外斷鼻脣事下有司御史大夫衆等議以為況恐咸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迫切宮闕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隔塞聰明抑絶論議之官桀黠無所畏忌禮下公門軾路馬敬近臣謂其近主也況首為惡明手傷人功意俱惡明當以重刑況皆棄市廷尉以為況謀先定非恐為司隸造謀也本爭私變以父見謗無他大惡

雖於掖門大道中與凡民道爭無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明當以賊傷人況與謀者皆削爵減死為城旦於是況減死罪一等徙燉煌宣免為庶人卒於家宣次子惠亦至二千石

建平元年春正月有石隕於地十六是月大赦天下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為大司馬喜太后從父弟初為右將軍太后預政事諫后故收喜右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沛國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

修潔忠誠憂國夫忠臣社稷之衛也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金以疎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復用之丁未有白氣著天廣處如一疋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讙讙如雷一刻而止定襄有牡馬生駒三足隨羣馬飲食本志以為馬武用

其後太司馬董賢幼少見用之象也新城侯趙欽城陽侯趙訢皆有罪免為庶人徙遼西太皇太后詔外家王氏田非塚塋皆以賜民秋九月甲辰有石隕於虞二冬十月壬午京兆尹朱博為大司空中山王馮太后媛弟宜鄉侯參皆自殺時中山王疾上使中謁者張由將醫至中山由素有狂易疾發怒去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事狀由恐誣言中山王太后呪詛上及傅太后太后素怒中山太后遣御史按驗考訊卒無所得更使中謁者

令史陳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其事立受傅太
后旨冀得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等死
者十餘人誣對言服呪詛立奏言呪詛謀反大逆無道
責問馮太后無服詞立曰當熊之上殿何其勇也今何
怯也后曰此欲陷殺我乃飲藥而死參家凡死十七人
宗族歸故國張由歸賜爵關內侯立遷中大夫太僕馮
參兄弟四人長兄野王為大鴻臚剛直不曲名重當世
次逡次立皆二千石以治行稱參好為容儀進止恂恂

甚可觀也矜嚴直操不屈於五侯貴寵之家十有二月有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出參下貫天厠廣如疋布長十餘丈十日而去

二年春正月有星孛於牽牛七十餘日本志以為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也彗孛加之改更之象丁丑大司馬傅喜免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大司空朱博奏言高皇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上下相監選授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更司空與丞相同位中二千

石朱更爲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上從之罷司空官夏四月戊午大司空朱博爲御史大夫荀悅曰三公之官而數變易非典也初丞相秦之制本次國命卿故置左右丞相無三公之官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謂天子也自上已下必參而成位易曰鼎足以喻三公所以參事統職立官定制三公蓋其宜也乙亥丞相孔光免議太后失旨也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少傅趙玄爲御史大夫博奏言尊恭皇太后號

曰帝太皇太后稱永信宫恭皇后曰帝太后稱永安宫

立廟於京師赦天下徙罷州牧復刺史

荀悦曰州牧數變易非典也古者諸侯之國百里而巳

故易曰震驚百里以象諸侯之國也夫國小人衆易統

也古諸侯皆久其位視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建諸侯

之賢者以為牧故以考績黜陟不統其政不御其民惠

無所積權無所并故牧伯之位宜合古也惟周制為不

然大國不過五百里而公侯伯子男以次小焉今漢廢

諸侯之制以為縣治民者本以強幹弱枝一統於上使權柄不分於下也今之州牧號為萬里總郡國威尊勢重與古之牧伯同號異勢當周之末天下戰國十有餘而周室廢矣今牧伯之制是近於戰國之迹而無治民之實刺史令為監御史出督州郡而還奏事可矣六月庚申太后丁氏崩葬定陶發濟陰陳留近郡五萬人穿土待詔賀良等奏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太平經者成帝時齊

人甘忠詐造云天帝使真人赤松子教我此道時劉向奏言忠可殺假鬼神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而賀良受其書劉歆以為不合五經不可施行司隷解光平陵李尋好之勸上從賀良等議時上多病乃赦天下改年為太初元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刻漏以一百二十為度秋七月以渭城永陵賀良等又欲變亂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大夫以解光李尋輔政時上疾自若以其言無驗遂

下賀良等議皆伏誅光尋等減死一等徙敦煌李尋字子良平陵人也治尚書好災異初以待詔問對曰陛下秉四海之衆曾無楨幹之臣朝廷無人則為亂賊所輕惟陛下執乾剛之德强志守度進用忠良無聽讒佞竭邪臣之態諸阿保乳母甘言悲辭之詐斷而勿聽勉大義絶小不忍尋雖失其議於賀良先言災異數中擢拜騎都尉言多忠切

荀悦曰夫内寵嬖近阿保御豎之為亂自古所患故尋

及之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性不安於道智不周於物其所以事上也唯欲是從唯利是務飾便假之容供耳目之好以姑息為忠以茍容為智以伎巧為材以佞諛為美而親近於左右翫習於朝夕先意承㫖因間隨隙以惑人主之心求贍其私欲慮不遠圖不恤大事人情不能無懈怠或忽然不察其非而從之或知其非不忍割之或以為小事而聽之或心迷而篤信之或眩曜而不疑之其事皆始於纖微終於顯著反亂弘大

其為害深矣其傷德甚矣是以明主惟大臣是任惟正直是用內寵便辟請求之事無所聽焉事有損之而益益之而損物有善而不居惡而不可避甘醴有鴆毒藥酒有治病是以君子以道折中不肆心則不縱體焉惟義而後已秋七月甲寅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趙玄孔鄉侯傅晏有罪博自殺玄減死二等論晏削邑三分去一傅太后欲稱尊號晏諂諛順旨而晏與博結謀立尊號博遂為丞相太后怨傅喜使晏諷博令免喜博素與晏

交善許之御史大夫趙玄止之博曰已許孔鄉侯晏匹夫相要尚得相死何况至尊博亦有死耳玄遂許可奏免喜并汜鄉何武并免為庶人上疑博玄受諷旨即召玄尚書省問狀玄辭服有詔議其罪議者以為春秋之義姦以事上常刑不赦遂抵罪初博玄皆拜於上前有音如鍾殿中郎吏侍陛者皆聞上以問黄門侍郎李尋尋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明為衆所惑空名而得進即有聲而無形不知所從至其傳曰其歲月日

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加辰巳有其異是為中焉
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大夫以應天變然
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受其咎博杜陵人也始為冀
州刺史行縣吏民夜遮道自言者數百人從事請留見
自言事者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博
出駐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勑告吏民夫欲言縣丞尉
者刺史不察黄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
行部還詣治所民為吏所寃欲言盜賊辭訟事者各使

諸屬所部從事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此老吏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自此州郡吏民畏服其威後為廷尉自以不曉文法恐官屬欺誣之乃召見正監典法掾吏曰試為廷尉撰前世決難知者十餘事得諸君覆思之於是共條白十事召正監掾吏坐而問博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服博才過人也博初起為亭長為人廉潔不好酒色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希見面然好遊俠欲仕宦者薦

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劒帶之其趣事待士如流而無大
正卒以此敗是時茂陵原涉為州里大俠初涉父為南
陽太守死官郡內賦斂千萬時俗皆通受之唯涉獨不
受行喪三年由是名顯年二十治劇縣為谷口令不言
而治居歲去官為季父報仇郡國豪傑有氣節者皆歸
慕之人無賢不肖傾身相待所在闐門閭里盡滿然身
衣服車馬甚飾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急為務涉
畧似郭解外溫仁謙遜內隱忍睚眦於埃塵觸死者甚

衆王莽時以涉為鎮戎大尹

荀悅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已下至於士庶人為有等差是以民服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治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罪夫然故上下相順庶事治焉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國命陵遲以至於戰國合從連衡易政爭强由此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齊有孟嘗皆藉王公之勢

競為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腕遊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親死黨之義成守職奉上之道廢矣及漢興禁網疎闊未之匡正是以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魏其武安之徒皆競逐於京師布衣遊於天下劇孟郭解之徒皆馳騖於閭閻權行州郡力折公卿衆庶覬其名迹榮而慕之

雖陷刑辟自為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何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六國之罪人也况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罪已不容於誅矣然觀其温良汎愛賙急謙退不伐亦有絶異之姿惜乎不入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徒天子切齒至於衛霍改節然郡國

豪傑處處皆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之常莫足言者唯王氏五侯賓客為盛而婁護為帥諸公之間陳遵為雄桀閭里之俠獨涉為魁首九月光祿勳平當為御史大夫十月甲寅御史大夫平當為丞相京兆尹王嘉為御史大夫

三年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為廣平王九月帝母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災三月己酉丞相平當薨當字子思平陵人也以明經忠賢進初拜丞相以冬十月賜爵

關內侯其春上召欲詔封當稱疾篤宗族皆謂當曰何不强起受侯印綬為子孫邪當曰吾在大位已負素飡之責矣起受侯印還寢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為子孫也後月餘卒子晏亦以明經位至大司徒封防鄉侯有星孛於河鼓夏四月丁酉御史大夫王嘉為丞相嘉字公仲平陵人也為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名剛直弘毅有威上敬重之河南太守王崇為御史大夫九月立魯頃王子部鄉侯閔為魯王冬十月汝南西平遂陽

樗樹卧生枝葉如人形青黄色面白頭有髭髮凡長六尺一寸有耳十一月壬子復甘泉泰畤后土祠南北郊東平王雲有罪自殺雲后謁棄市是時無鹽邑山有石自立開道故汝南太守孫寵以遊説顯名與待詔河内息夫躬相結察事躬陰與寵誣言告東平王雲欲以獲封躬乃與中郎右師譚因中常侍宋宏上變事告東平王依往時泰山石立而宣帝興雲與后日夜呪詛冀獲非望下有司按驗伏誅是歲零陵大樹偃仆地圍一丈

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根長七尺餘皆枯三月樹自立故處有大魚出於東萊長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京房易傳曰后妃專權厥妖木卧復立棄正作淫厥妖斷復續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疏

前漢紀卷二十八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金　技

謄錄監生臣劉銓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seal]

前漢紀卷二十九　　漢　荀悅　撰

孝哀皇帝紀下

四年春正月關東民相驚走或持籌相與號曰西王母籌道中相逢多至數千人或披髮徒跣斬斫門關踰墻入屋或乘騎奔馳或致驛傳行經歷郡三十六所至京師又聚會祀西王母設祭於街巷阡陌博奕歌舞又傳言西王母告百姓佩此符者不死不信我言視户樞中

有白髮故梁州刺史杜業以中正舉對曰春秋災異指象為言語籌者所以記數也民陰水類也水以東流為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也度數放逸安以相與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闌內與疆外也臨衆盤樂亢陽之應也白髮衰老之象也體尊性弱難治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執持其要甚明著今外戚丁傅甚盛皇甫三桓詩人所刺春秋所譏無以過此指象昭昭以覺

聖朝柰何不應也本志以為丁傅所亂者小此王太后
與莽之應也二月封帝太后從弟傅商為汝昌侯太后
同母弟子鄭業為陽信侯上將封傅商問僕射平陽侯
鄭崇諫以為不可因持書按出不受詔太后怒曰天子
反為一臣所制上乃下詔封商崇以為侍中董賢貴寵
過度數諫由是重得罪每以職事見責發疾疽癰欲言
事畏見罪欲乞骸復不敢尚書令趙昌素害崇知其見
疎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下獄死

荀悦曰夫臣之所以難言者何也其故多矣言出於口則咎悔及身舉過揚非則有干忤之禍勸勵教誨則有剌上之譏下言而當則以為勝已不當賤其鄙愚先已而明則惡其奪已之明後已而明則以為順從違下從上則為諂諛違上從下則以為雷同與衆共言則以為專美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之深妙弘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知則衆以為蓋已雖是而不見稱與衆同之則以為附隨雖得之不以為功據事不盡理則以為專必

謙讓不爭則以為易窮言不盡則以為懷隱盡說竭情則為不知量言而不效則受其怨責言而事效則以為固當或利於上不利於下或便於左不便於右或合於前而忤於後或應事當理決疑定功超然獨見值所欲聞不害上下無妨左右言立策成終無咎悔若此之事百不一遇其知之所見萬不及一也且犯顏致罪下之所難言也怫旨忤情上之所難聞也以難言之臣干難聞之主以萬不及一之時求百不一遇之知此下情所

以不上通非但君臣而凡言百姓亦如之是乃仲尼所
以憤歎予欲無言也三月光禄勲貫延為御史大夫夏
四月天雨血山陽湖陵廣三丈長五丈大者如錢小者
如麻子京房易傳曰佞人禄功臣戮厥妖天雨血上欲
封董賢乃下詔曰孫寵息夫躬本因賢告東平王遂封
賢為高安侯孫寵為防陽侯躬為宜陵侯右師譚賜爵
關内侯董賢字聖卿雲陽人少為太子舍人美顔自喜
上即位見幸出則參乘入侍左右旬月之間賞賜巨萬

貴震朝廷上嘗與晝寢偏籍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又召賢女弟為昭儀及賢妻並旦夕侍左右賜賢父恭爵闗内侯為衛尉賢妻父為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楹梁衣以錦繡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尚方珍寶其選上等並在賢家乘輿所服乃其副也乃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柙皆以賜賢無不備者又令將作大匠為賢起冢義陵傍内為便房剛柏題湊外為徼道

周亘數里門闕罘罳甚盛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賢第新成無故門自壞又上乳母王阿聖亦多受恩賜及武庫兵器執金吾東海毋將隆諫曰春秋之義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不以本藏給無用不以民力供浮費所以別公私示正路也賢等便僻弄臣恩私微妾陛下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舉國威器供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護其微妾非所以正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悅諫議大

夫鮑宣上書曰今朝廷無耆艾之臣厚外親小僮及董賢等皆在公門省戶陛下欲以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國家空虛用度不足賊盜並起吏為殘虐歲增於前民凡有七亡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賦二亡也貪吏取受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農桑失時五亡也部落鳴鼓男女遮列六亡也賊盜劫掠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罪三死也盜賊橫殺四死也怨仇相

殘五死也歲惡饑饉六死也時氣疾病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富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陛下不能安之民將安歸乎奈何獨私外親與董賢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欲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辨足以移衆權足以獨立姦人之雄宜時罷退外親幼童未精通經術者宜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戚故大司空何武故丞相孔光故將軍彭宣可

任以政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大官不敢為姦可大任委也陛下前以小過退武等海内失望陛下尚能容無功德者甚衆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上之皇天見譴下之衆元怨恨次有諫諍之臣陛下雖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不聽也上以鮑子都名儒遂優容之深納其言後徵武等為三公拜宣為司隸校尉後丞相光行園陵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拘止丞相吏没入其車馬

宣坐摧辱宰相事下御史至司隸欲召捕宣從事閉門不內宣以拒使者不敬下廷尉博士弟子濟南王咸等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立此幡下會者千餘人守闕上書遂免宣抵罪減死一等既免乃適上黨以為其地宜畜牧少强豪因家焉息夫躬上言災異屢發法為兵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勒武備斬一郡守以威四夷用以厭異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嘉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

詐上天神明而可欺哉辯士見一端而妄措意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慧辯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惟陛下深察之上不聽遂欲出兵會董賢沮躬議以為不可上乃免躬官就國未有第舍寄居丘亭姦人數守之躬恐每立亭中呪盜人有告躬呪詛上者逮躬繫獄仰天大呼因僵地絕咽而死躬母聖棄市家屬徙合浦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毋臺懷子

先未生三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藏之陌上三日人過
聞啼聲母掘出收養之是時豫章男子化為女人嫁為
婦生一子本志以為陽變為陰上變為下生一子將復
一世乃絶也夏六月尊帝太后為皇太后秋八月恭皇
園北闕災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卯日有蝕之赦天下丁巳帝皇太
后傅氏崩三月丞相王嘉下獄死初廷尉梁相疑東平
王獄有誣辭奏請傳詣長安更下公卿議尚書令鞫譚

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上怒三人皆免嘉薦相明習治獄持平深重譚頗知文雅鳳經明行修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上以此非嘉後二十餘日上益封董賢二千户因下詔曰公卿朕即位已來寢疾未平反逆之謀相連不絶賊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呪詛朕躬嘉上言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感動陰陽以致災異今陛下體久不平臣所以内懼也孝經云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

書不敢露見臣非愛死而不盡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殺上怒名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不盡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倍人臣之義君位在三公以分明善惡為職而稱舉相等迷國罔上近自君始謂遂者何事下將軍中朝者皆劾嘉迷國罔上不道光祿大夫龔勝獨以為嘉坐薦相等罪微薄不應以迷國罔上不道不可以示天下遂使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使者到椽吏涕泣和藥進嘉嘉引藥盃擊地曰丞相備位三公奉職負

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姓豈小兒女也何為咀藥而死
嘉遂詣廷尉使吏侵掠嘉責之曰君由當有以負國入
獄不虛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位宰相不能進賢退
不肖以此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之名曰賢是孔
光何武不肖是董賢父子遂不食歐血死元始中追錄
忠臣封嘉子崇為新甫侯諡嘉曰忠侯夏御史大夫賈
延免五月乙卯光祿大夫孔光為御史大夫秋七月光
為丞相何武為御史大夫由王嘉之舉也光與武奏言

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羣臣雜議於是光祿勲彭宣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祖宗已下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襃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王舜劉歆議曰臣聞昔周宣北伐玁狁詩頌其功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春秋美之及漢興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其為害久矣非一世之漸也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南伐百越起七郡之師北攘匈奴降十萬之

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起燉煌酒泉張掖斷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漠北四方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貴百姓規模可見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祀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代賴之單于守藩百蠻率服萬世中興之功未之有也高祖建

大業為太祖孝文德至厚為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為世宗此孝宣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大夫三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又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故德厚者流尊德薄者流卑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已下降殺以兩而已七廟者其正法數可常者宗不在

此數中宗變也茍有功德則宗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戒成王由是言之宗無常數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曰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民患則祀之竊以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此在於異姓猶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而無其文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

與實異非尊賢貴功之道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道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愚臣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如此不宜毀上賢歆議而從之先是歆為光祿貴幸奏請立左傳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諸儒咸不聽歆

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尚書左氏皆古文舊書並藏於秘府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之闕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大事則幽冥莫知其原然猶補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忘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豈不哀哉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為古文舊書皆有明驗内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與其過而廢之寧若過而立之必若

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諸儒咸怨恨而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乞骸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變亂舊章遂不得立八月御史大夫何武免前將軍光祿大夫彭宣為御史大夫上舅大司馬丁明免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故廢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年二十二雖為三公仍給事中領尚書賢私過孔光光衣冠而出門外待之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又退入

閤賢下車光乃出拜迎送甚畢恭上聞之喜拜光二子為諫議大夫常侍賢由此權與人主侔上置酒與賢父子親屬宴飲上放酒從容顧賢而笑曰吾欲法堯禪舜如何侍中王閎平阿侯之子諫曰成王戲以桐葉封弟叔虞於晉周公入賀曰天子無戲言夫天下者高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以藩王入嗣孝成皇帝後當奉宗廟傳於子孫無窮漢帝制位統業至重不宜數有戲言上默然不悅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歸郎署二十

日長樂宮深為閎謝又御史大夫彭宣上封事言安國危繼嗣事上覺悟召閎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法天地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孝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公孫弘以布被修德擢備宰相巧言令色君子不貴昔成湯拔伊尹於鼎俎文王招呂尚於釣濵武丁顯傅說於版築桓公舉甯戚於

撃角皆以立霸王之功騰茂績於無窮豈以利耳悅目為得意哉今大司馬衞將軍高安侯董賢累世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衞禁兵主歴天文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横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諠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蚖變化為人實生褒姒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建卓爾垂法後世陛下採芻蕘賢負薪冀有益於毫釐言雖不從

多閱年少志強卒為賢恕之

二年春正月匈奴烏孫留珠單于烏孫大昆彌伊秩靡來朝伊秩靡即公主之外孫也單于之將朝也上書自請時上有疾左右咸言匈奴來朝中國輙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庫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黄門郎揚雄上書諫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今單于上書求朝而國家不許臣以為匈奴從此隙矣北狄之地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

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數百萬而不敢闚西河漢以高祖之威靈四十萬衆困於平城孝文時侵暴北邊烽火通於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覇上以備之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覺而去徒費財勞師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世之基乃大興師數十萬連兵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絶大漠破顚顔襲單于王庭窮極其地封狼居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遂求和

親然而未肯稱臣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沙漠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逸不蹔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投餓虎之口殫運府庫之財塡棄盧山之壑而不悔至宣帝之初而虜尚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故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也其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攜國歸化扶服稱臣

然尚羈縻之不能專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朝者
不強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
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藉撫循交接賂遺威儀
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壁探
姑繒之壘籍蕩姐之場倒鮮卑之旃推南越之旗近不
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三時之勞故已犁其庭掃其廬立
郡縣處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不然真中國之
仇也三垂比之懸矣今單于款心歸義此乃上世之遺

莫也神靈之所想望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日之恩開將來之隙使自絶於漢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憂乎夫百年勤之一朝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上乃召匈奴使還而許之賜雄帛五十疋黄金十斤雄爲人博學有大志性清淨少嗜慾簡易佚儻口不能劇譚默而沈思居貧或無擔石之儲晏如也非其義雖富貴不事也給事黄門郎與王莽董賢同位時莽賢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

世不徙官其淡榮寵如此時人皆忽之唯劉歆范逡以禮敬之沛國桓譚甚重之鉅鹿侯芭師事之雄好賦頌文似司馬相如晚節以為無益而輟止乃依易著太玄經其文五千餘萬筭之以三十筴闢之以休咎播之以人事義合五經而辭解剝玄體十一篇復為章句又著法言十四篇欲以象論語劉歆嘗問桓譚曰雄之文能傳乎譚曰必傳顧君與我不見也人情貴遠忽近見雄容貌爵位不能動人則輕其文若後世遇明識君子當度

越諸子二月單于昆彌歸夏四月日有蝕之五月正三公官各分職丞相孔光為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為大司空封長平侯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時王莽以侯在第太后召之備佐喪事莽白太后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賢與妻皆自殺夜葬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視之因埋獄中賢故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掾收賢尸莽怒以他事殺之賢家屬徙合浦斥賣董氏財物凡三十五萬太后詔公卿舉可為大司馬者時羣臣皆舉莽前

將軍何武與後將軍公孫祿謀曰往孝昭之世外戚持
權幾危社稷今不宜置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為國
計不便於是祿舉武可大司馬武亦舉祿莽諷有司更
相劾奏互相舉皆免就國大司空彭宣見莽專權乞骸
莽白太后免宣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安車與金八
月王崇為大司空徵立中山王衎元帝庶孫中山孝王
子也是為孝平帝九月壬辰皇帝葬義陵
讃曰本紀稱孝哀自為藩王及太子文辯博敏幼有令

聞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覩孝成之世祿去公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務攬主威以則武宣然董賢用事大臣誅傷有覆餗棟撓之凶自初即位有痿痹之疾末年寢劇享國不永亂臣乘間豈不哀哉世主覽此足以見成敗之基收后族之權清儉愛民可垂統也

前漢紀卷二十九

前漢紀卷三十

漢 荀悅 撰

孝平皇帝紀

皇帝壬寅即位九歲大司徒孔光為太傅左將軍甄豐為少傅右將軍馬宮為大司徒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王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之孝成趙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以前驕恣廢自殺莽以孔光名儒歷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所信服於是盛尊事光莽素所不悅者皆傅治

其罪為請奏光光不敢不上莽白太后皆可其奏皆免官徙諸遠方平阿侯仁莽之從父兄也中正直言紅陽侯立莽叔父莽恐其害已從容言於太后皆奏遣就國於是附順者皆拔擢之忤恨者誅滅之以王邑為腹心甄邯甄豐主訣斷平晏典機事劉歆主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才能稱得幸於莽並在顯職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旨而顯奏之因固謙讓示不得已上以惑太后

下以取信於衆庶

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莽令益州諷使之也羣臣奏言莽功德比周公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三萬户莽固辭封孔光等以定策安宗廟皆益封二月丙辰太傅孔光為太師車騎將軍王舜為太保大司空左將軍甄豐為少傅立故東平王雲太子開明為王故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封宣帝玄孫信等三十六人為列侯自漢初至此王子侯者凡四百八十

人令諸侯王關内侯列侯無子有孫者若同產子皆得為嗣三月置羲和官秩二千石外史閭師秩六百石班教化朔方廣牧女子趙春死棺斂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死夫與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本志曰死者又生至陰為陽下人為上丙辰義陵寢神衣在匣中自出在外牀上夏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赦天下尊帝母中山孝王姬為后帝舅衛寶寶弟元爵關内侯帝女弟四人號皆曰君食邑各二千户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侯

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六月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面相向四臂共胷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寸本志以為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上不一也手多下僭濫也足少不勝任也下體生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下媟瀆也人生而大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羣妖推此類或人不改乃成凶秋九月赦天下徒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三月癸酉大司空王舜病免夏

四月立代孝王玄孫之子如意為廣宗王江都易王後盱眙侯宮為廣川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封周勃霍光樊噲後皆為列侯酈商等子孫一百三十人爵關內侯食邑丁酉少傅甄豐為大司空夏大旱蝗青州尤甚安漢公四輔公卿大夫吏民為百姓困乏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賦貧民罷安定池苑以為安民縣六月有石隕於鉅鹿二秋九月戊申晦日有蝕之赦天下是歲光禄大夫孫寶為大司農寶字子嚴頴川人也初

御史大夫張忠欲令授子經寶自劾去忠謝之後以為主簿或問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子為之何也寶曰大夫薦用一府不以為非者人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聞來學義無往敎道不可屈身屈何傷且不遇者何所不為况主簿乎忠聞之甚慙薦為議郎後為丞相司直紅陽侯立與南郡太守李尚共為姦利寶按劾立尚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卒以是廢後為京兆尹處士侯文常稱疾剛直不肯仕寶以禮自

請文為布衣交會立秋日文自請受署督郵有杜稚季者大俠也善定陵亭于長長深以託寶文欲誅之寶問其次文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寶默然不應稚季聞之杜門不出外穿後牆為小户旦暮自持鉏治園不敢犯法越巂郡上言黄龍游江中大臣稱莽功徳比周公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尤不恱今有一事羣臣同聲得非不美者乎時大臣皆失色而寶不變坐免官終於家

三年春詔博采二王後及周孔世卿列侯在長安適子女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與已女爭位上書言莽女不宜與諸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皆勿采於是吏民守闕上書千餘人願得以安漢公女為天下母太后不得已獨采莽女羣臣卿士僉曰安漢公女宜為后參以著龜咸曰元吉乃考定娶禮正十二女之宜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之宜吏民養生送死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郡國學校教訓之禮陵陽

任横等稱將軍盜庫兵攻官寺皆伏誅秋八月天雨草狀如莎相樛結如彈丸莽世子宇非莽隔絶衛氏恐帝長大後怨即私於帝舅衛寶勸令帝母上書求入朝莽白太后不聽宇與其妻兄吕寛及師吴章議其故章以莽不可諫而好鬼神章因推類而説莽令歸政於衛氏宇使寛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執宇送獄及妻皆死衛氏盡誅滅窮治其事吕寛所連及郡國豪傑素非已者殺於市門海内震焉吴章者大儒所教千有餘人

莽悉欲禁錮其門人門人改名他師時司徒掾平陵云敞獨自劾為吳章弟子收葬章尸王舜聞而義之比之欒布表為諫議大夫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文帝以配上帝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詔婦人非自犯法男子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召捕皆無得繫其當驗者即驗問二月丁未立皇后王氏赦天下遣太僕王惲等八人置副假節巡行天下覽風俗賜九

卿巳下至六百石宗室有屬籍者爵各有差賜民爵一級鰥寡孤獨高年帛時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七子皆封有司以為宜如所言遂加安漢公號為宰衡位上公賜莽太夫人號功顯君食邑二千户黄金印赤紱子男皆封列侯太后親臨前殿莽拜於後如周公故事莽奏立明堂辟雍尊孝宣廟為中宗廟莽欲悦太后意乃以郅支功尊孝元廟為高宗為學者築舍萬區所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有

才能及小學異藝之士前後至者數千人羣臣奏宰衡位在諸侯王上初置西海郡徙天下犯法者處之時莽遣多持金帛誘塞外羌豪等獻地請降曰聞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近歲已來羌人無疾苦故思樂內屬莽因奏言謹按已有東海未有西海請以羌獻地為西海郡又賂匈奴令上書曰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互斯今更名智以順制作梁王有罪徙廢漢中自殺分京師置前煇光後承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

士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莽所遣使者八人行風俗還言天下郡國齊同詐為郡國造歌謡頌功德凡三萬言又奏市無二價官無獄訟民無盜賊野無饑人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交致太平

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詔太上皇已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致京師以糾之致教訓焉考察不從教令有寃失職者宗師因郵亭上書宗伯以聞夏四月乙未太師孔

光禄大司徒馬宫為太師是時吏民上書薦莽者前後四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卿見者皆叩頭言宜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詔策加莽九錫之命羲和劉歆等四人治明堂辟雍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皆封為列侯閏月立梁孝王九世孫音為梁王冬十月乙亥高原廟殿門災本志以為高廟長安城中原廟在渭北不宜立初惠帝為出遊長樂宮方築複道在高廟道上叔孫通曰子孫奈何乘高廟道上行帝懼

遂急毀之叔孫通曰人君無過舉願陛下因為原廟渭
上衣冠出遊之處立廟是時帝幼太后導而臨朝任莽
非正之象也冬十有二月長樂少府平晏為大司徒丙
子帝崩于未央宮時元帝統絶宣帝有孫五畏其長也
言兄弟不得相為後乃徵宣帝玄孫廣戚侯子嬰三歲
託以為卜相最吉而立之前輝光謝囂奏言武功亭長
孟宗浚井得白石丹書言安漢公為皇帝符命之興自
此始也莽遂謀為居攝以周公故事皆如天子之制明

年改元為居攝元年莽奏言帝母丁姬祖母傅太后葬不應禮皆發其冢既開傅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臭聞數里發丁姬冢有火出四五丈羣燕銜土投冢上

讚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於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居攝元年春二月立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夏四月安衆侯劉崇與丞相張紹謀曰安漢公必危劉氏吾帥宗

族為先海內必和之遂合黨萬餘人攻兖城不能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之不罪竦為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絶陛下聖德拯救國命復延臨朝統政動以宗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故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絶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夙夜孜孜不已凡以為天下厚劉氏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大法流聖化天下顒顒引領而歎頌聲洋洋滿耳人無愚賢男女皆喻旨意而劉崇獨

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子臣之仇宗室之讎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叛而棄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臣聞叛逆之國既以誅討則豬其宮以為汙池納垢濁焉名曰凶墟雖生菜茹而民不食四墻其社覆上棧下著以為誡臣不勝憤憤之情願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持畚荷鍤馳到南陽豬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盛稱功德莽大喜封為師禮侯七子皆賜爵關內侯封竦淑德侯長安為

之語欲得封過張伯松力戰鬬不如巧作奏自後反者皆汙池云羣臣復白太后劉崇等所以謀反者莽權輕也宜尊莽以鎮海内五月甲辰莽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日有食之是歲西羌龎恬傅幡反遣護羌校尉竇況平之

二年春竇況破西羌夏四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並行九月東郡太守翟義立嚴鄉劉信為天子東平王雲子也翟義方進

小子也義將起兵謂其姊子上蔡陳豐曰莽必代漢吾
父子受國厚恩當爲國討賊假令時不成死國埋名猶
可以不慙先帝汝其從我乎豐年十八壯勇許諾遂與
東郡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璜結謀初信兄開明立爲
王無子而信子匡嗣立爲東平王故義并東平而立信
義自爲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王傅蘇隆爲丞相
皐丹爲御史大夫東郡王孫慶素有智略以明兵法在
京師義乃詐移書以重罪傳逮慶移書郡國言莽毒殺

平帝攝天子位欲以絶漢今天子已立恭行天罰郡國振動比到山陽衆十餘萬莽惶恐抱孺子禱郊廟作筴告遣諫議大夫桓譚等告諭天下當反政之意乃收族義家後母及兄宣皆死遣王邑孫建等十八人將兵擊義又置腹心七將軍屯關中以自備冬十有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斬劉璜義與信棄軍亡義捕得傳尸長安磔陳都市信卒不得初聞兵茂陵以西二十三縣賊盡發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刧掠吏民衆十餘萬火見未央

宮殿前
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明鴻等皆破莽自以威德遂盛
獲天人助乃謀即真之事秋七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
在喪為緦衰服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之禮自以
為攝天子位不敢服其私親也凡一弔會葬皆如初令
新都侯崇為主服喪三年廣饒侯劉京上書言齊郡臨
淄縣亭長辛當夢見人曰天公使我告亭長居攝皇帝
當為真不信我亭中當有新井亭長起視亭中有新井

百尺又太保屬臧洪奏新井亭長符命言雍巴郡得銅
符帛圖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莽於是改居攝三年
為初始元年期門郎張充等交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
誅死梓潼人哀章作銅匱為兩檢其一曰天帝行璽金
匱圖其二曰赤帝璽某傳與黃帝莽金策書某者高皇
帝名也言莽為真天子圖書莽大臣八人有王盛王興
哀章因自竄其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以付高
廟僕射以聞戊辰莽到高廟拜受金匱遂即天子位改

正朔易服色以十二月為正以雞鳴時為朔色尚黃初
高帝時得秦玉璽因服命之名傳國璽莽令王舜從太
后求之太后怒罵舜汝不顧義我漢家寡老婦旦暮且
死用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號泣而言左右莫不
垂涕舜悲不自勝良久乃白太后曰臣等已無可言莽
必欲得之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恐欲劫之乃出投
之於地曰我老已死矣知汝兄弟不久滅族矣乃尊太
后為新室文母莽以十月癸酉朔為建國元年春大赦

天下乃筴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佑乃太祖歷代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天之歷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為安定公永為新室賔於戲敬天之休往踐乃位無廢朕命以平原安德漯陰鬲重邱合凡萬戸為安定公國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讀筴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泣歔欷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廹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稱臣百僚陪位

莫不感動以孝平皇帝后為安定太后復更號曰黄皇室主欲嫁之主不聽莽按金匱輔臣皆封拜王舜為太師平晏為太傅劉歆為國師哀章為國將是為四輔甄邯為大司馬王尋為大司徒王邑為大司空是為三公甄豐為更始將軍王興為衛將軍孫建為立國將軍王盛為前將軍是為四輔將軍凡十一人以應符命之名孺子居其邸使者監護勅阿保乳母不得與語至壯大不能名六畜莽定諸侯王皆稱公及四夷皆更為侯更

作小錢徑六分文曰小錢與大錢一直五十者為二品
並行夏四月徐鄉侯劉快結黨千數起兵於其國快兄
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為扶公國在即墨快攻殷殷閉城
拒快敗走死莽增殷國為萬户復井田制遣五威將軍
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以著代漢之符赦天
下五威將軍皆乘乾文車駕坤六馬背負鷩鳥之毛服
飾甚偉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各如其方色
將軍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冬雷桐華

真定劉都等謀起兵發覺誅真定常山大雨雹

二年莽之九月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共殺校尉刁護劫略吏士自稱漢大將亡入匈奴十有二月雷更名單于號曰降奴服于知時多作符命以得封侯其不為者戲曰獨天帝無除書自是莽乃禁之初甄豐劉歆王舜等建安漢宰衡之號非復令莽居攝也及即真歆舜内懼而豐性剛形於顔色豐子尋復作符命故漢氏平帝后黄皇室主為尋妻莽發怒收尋皆死連者數百人詞

及揚雄時校書在天祿閣使者欲收之雄恐懼自投閣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豫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歆子棻從雄問奇字有詔勿問莽之為人大口蹷頤露眼赤睛大聲如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反膺仰視或云所謂鴟目虎喙豺聲也故能噉人亦為人所噉莽聞而誅之王舜自莽即位病悸而死

三年遣謁者持節安車印綬拜楚國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秩上卿使者之郡太守縣邑長吏三老官屬行義

諸生千人入勝舍致詔書勝因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加勝輙推去使者自言請留守勝以秋涼發勝知不免謂門人高暉等曰吾蒙漢之厚恩豈以一身事二姓遂不食十四日而死有父老弔哭甚哀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出莫知其誰

勝字君賓與同郡龔舍字長倩友善故世稱兩龔並著名節勝哀帝時為諫議大夫薦龔舍寗壽皆徵勝曰竊見國御巫醫尚為駕御賢士宜有駕於是詔從之壽稱

疾不至舍至拜諫議大夫以疾免即就家拜太山太守使者到縣請舍到庭受拜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於官遂就家拜之至官數月以疾乞骸歸兄子晏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輙自免去恭以安車迎齊薛方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則主上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恭恱而聽之隃糜郭欽杜陵蔣詡字元卿皆以郡守剌史以廉直著名齊國栗融字容卿北海禽慶字子夏蘇章字文則山陽曹竟字子

期皆大儒俱不仕莽池陽有小人影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皆自稱三日乃止海濵蝗河水汎清河以東數郡莽徵能治河者至以百數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嘗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也聞禹治河本空此地以為南北不過百八十里河空此地不為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掾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一石水六斗泥今西方諸郡及京師民引河渭水以

溉田春夏少水時故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牆而貯水也可順從其性無復以灌溉則水道通利無溢決之害矣臨淮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璜言河入渤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地悉為海水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書曰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

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
復補宜却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乗高地東北
入海乃無水災事亦無施行者
四年夏赤氣出東方竟天東北西南皆反亂侵邊
五年二月文母皇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水絶之
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為
后服喪三年西域焉耆國叛殺都尉冬十有一月孛星
出

六年三月壬申晦日有蝕之四月隕霜殺草木六月黄霧四塞秋七月大風拔樹木北闕城門瓦飛雨雹殺牛羊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帥大尹職如太守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其禮如三公郡監二十五人位上大夫各主五郡皆世其官分長安六鄉置六帥各一人分三輔為六尉郡河東河南河内弘農潁川南陽為六隧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及它官名悉改大郡至分為六郡縣以亭長為名者三百六十其後數

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旋復其故吏民不能記每下詔
書輙繫其本名而兼言之令天下小學以戊子代甲子
為六旬首
七年春日中星見民訛言黄龍墮地死黄山宫中百姓
奔走觀者萬數莽制禮作樂説六經公卿旦入暮出連
年不決十一公分布勸農桑班令於天下中郎繡衣執
法在郡國秉權勢更相奏舉案章交錯道中召會吏民
逮捕證左白黑紛亂貨賂相冒守宫闕告訐者甚衆莽

自以專權得漢政故咸自攬衆務常御燈火至明不能治有司受成茍免因緣為姦而已上書者連年不決縣宰缺者至數年兼領一切競為貪苛拘繫縣獄者至連年逢赦乃得出衛士不交代者數年冬以郡縣災害率減吏祿終不得祿者各因職為姦利以自給穀糴常貴百姓窮困起為盜賊邯鄲以北大雨水出流殺人

八年春二月大雨雪深者二丈柏竹咸枯死地震莽詔曰地者有動有震震者為害動者不害故易稱曰坤動

而靜辟脅萬物萬物生焉其好自誣飾皆此類也長平觀西岸崩壅涇水涇水不流郡臣上壽以為土填水匈奴滅亡之兆也臣下從諛亦如之秋七月丁酉霸陵城災戊子晦日有蝕之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大醫尚方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藏以竹挺尋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

九年琅邪女子呂母為子報仇黨衆浸多至數萬人號曰赤眉莽親至南郊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為之形

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兵令有司命人負之

十年正月朔北軍南門災莽一切收長吏家財五分之四以助邊令吏得告將許奴告主欲禁姦姦愈甚樊崇刁子都等以饑餓相聚於琅邪衆皆數萬

十一年令太史更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告天下時匈奴寇邊莽乃大募發丁男死罪囚吏民奴一切稅吏民皆三十取一博募有伎術者待以不次之位上言便宜者以萬數矣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連馬

接車濟百萬之師或言不持斗糧食藥物馬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莽輒試之取大鳥翮作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鐶鈕飛數百步輒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大將軍賜以車馬待詔發遣大司馬武建伯嚴尤與將軍廉丹擊匈奴皆賜姓王氏凡十三部將四十萬衆齎三百日糧欲同時並出塞追匈奴內之丁零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嚴尤諫曰匈奴為害久矣周秦漢皆征之然皆未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

無策焉當周宣王之時玁狁内侵命將驅之盡境而反其視夷狄之侵譬猶蚊蚋之害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齎糧深入雖有克獲之功胡輙報之兵連禍結四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始皇不忍小忿而輕民力恢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未完中國内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而北邊尤甚今發四十萬衆齎三百日之糧東據海

試南取江淮然後能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朽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城空虛不能奉軍糧内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米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自當齎食加二十四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不滿百日牛必死盡且餘糧尚多人不能勝此三難也秋冬甚寒春夏則多風齎釜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勢不能久此四難也輜

重自隨則輕鋭者少不得疾行虜徑遁逃勢不相及幸而逢虜則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邀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不聽又復引古者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論邊事凡三篇及當出師廷議尤固爭之宜先憂山東莽怒策尤為庶人以董忠代之師久屯不行運轉不已天下騷動翼平連率田況奏言民貲不實莽復三十稅一以況忠言憂國進爵為伯衆皆罵之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

奇士巨毋霸長一丈六尺大九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匈奴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軺車不能勝即以大車駟馬載霸詣闕顧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軍一人虎賁百夫迎之於道京師門不容者開大高之以示百蠻博意欲以諷莽莽聞而惡之留霸新豐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母太后霸王符也博以非所宜言棄市

十二年大順時之令春夏斬人都市二月壬申日正黑

七月大風毀王露臺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藏在室匣中自出立於外堂上良久乃委地莽欲示萬世之基乃營長安城南提封百頃以起九廟黃帝虞舜陳胡王齊敬王濟北閔王凡五廟不毀云濟南伯王元城孺王陽平頃王新都顯王黃帝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金銀雕飾窮極工巧費用巨百萬卒徒死者以萬數鉅鹿馬適求舉燕兵以誅莽發覺誅死南郡張霸江夏羊收王匡等起兵於綠林下江共皆萬餘人

武功中水鄉民舍墊為池

十三年更州牧為監如刺史莽子臨與莽侍婢通恐漏

洩乃謀殺莽發覺自殺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莽問羣

臣擒賊方略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

宗宣誣天文以凶為吉太傅唐尊飾虛偽以取名國師

劉歆顛倒五經毀壞師法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

井田使民棄業羲和唐臣設六管以勞工商説符侯崔

發阿諛以取容令下情不得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

下莽怒令虎賁扶祿出時民皆饑愁州縣不能慰安又不得擅發兵故盜賊浸多唯翼平連率田況發四萬人授以兵車與刻石為約赤眉聞之不敢入界況自劾奏莽切責況擅發兵赦罪諭以擒賊況自請出擊賊所向皆破莽使況領青徐二州牧況請無出大將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散小國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穀并力固守賊攻城不得勢必不能聚所過乏食以此招之則降擊之則滅今出大將軍郡縣苦之乃甚於賊宜

盡徵還乗傳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二州盜賊必平莽畏惡況陰為發代賜況書將代監其兵況隨使者還齊地遂敗

十四年閏月霸橋災數千人沃之不滅關東民相食蝗蟲蔽天自東來至長安入未央宮發吏民設購賞以捕之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收皆復聚衆莽遣大將軍孔仁嚴尤陳茂擊之荆州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擊赤眉匡丹皆敗莽知天下潰叛乃分遣使除六

管諸禁詔令不便民者皆收還之時世祖與伯升起兵
與平林合攻棘陽十有二月有星孛於張箕
十五年二月辛巳劉聖公立為更始皇帝即世祖之族
兄也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號百萬擊更
始二公兵敗於昆陽關中震恐道士西門君惠謂莽從
兄王涉曰讖云劉復興劉秀為天子天子國師劉歆是
也先是歆依讖改名秀涉以語大司馬董忠共語歆歆
謂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歆亦怨殺其二子又畏大禍將

至遂謀與忠劫莽東降忠等誅死歆涉以親近莽惡其人聞遂隱誅歆涉自殺莽師徒外破大臣内叛無所復信憂懣不能食性好小數但為厭勝之事遣人壞漢園陵冢邑云無使民復思漢皆此類也崔發言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至南郊大哭告天下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甚者除為吁嗟郎漢兵至遂發莽先人墳墓燒其棺槨焚其九廟火照城中十一月戊申朔漢兵入城城中人皆降避火前殿莽猶按式迴席隨斗柄而

坐曰天生徳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乃升漸臺執威斗抱符命羣臣從者尚千餘人王邑兵盡乃還父子守莽下晡時兵衆上臺邑等戰死邑者成都侯商之子也莽藏室中地隅間校尉公孫賓就斬莽頭軍人爭莽身支分節解肌肉臠切遂傳首謁更始于宛孝平后曰何面目復見漢家遂投火而死后婉嫕有志操自劉氏廢稱疾不朝會莽欲改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子將醫問疾后大怒鞭其旁侍者發怒不起莽遂不敢逼之鍾武

劉望聚衆汝南稱尊號嚴尤陳茂投之尤為大司馬茂為丞相十餘日望兵敗尤茂并死司命孔仁以兵降漢乃歎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乃自刎死本傳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邦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莽既不仁而有邪佞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絶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而成篡奪

之禍推此言之亦有天時非人力也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謂黃虞復出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被諸夏亂延蠻貊未足逞其欲焉故海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內外怨恨遠近俱廢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墟邱壠發掘害徧生靈延及朽骨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經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亡滅此

皆亢龍之絶氣非命之運會紫色鼃聲餘分閏位為聖王之驅除云爾王莽既敗天下雲擾大者建州郡小者據縣邑公孫述稱帝於蜀隗囂據隴擁衆收集英雄班彪在焉彪即成帝婕妤之弟之稺子也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代然後始定意者縱横之事復起於今日乎將乘運迭興在一人也願先生論之論曰周廢興與漢稍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根本既微枝葉强大故其末流有縱横之事其勢然也漢家

承秦之制郡縣治民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祚短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其位不卹於人心是以即位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動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豪傑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囂曰先生之言周漢之勢可至於見愚人習識劉氏而謂漢家重

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氏逐而得之時民復知漢乎彪感其言又閔禍患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於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遭遇異時而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後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運紹之始起豐沛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福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

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為神
明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亡命功德不紀而能崛起
於此者也世俗見高祖起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
暴亂得奮其劒遊說之士比於逐鹿捷者幸而得之不
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之悲夫此世俗所以多亂
臣賊子也若然豈徒晦於天道又不覩於人事也夫饑
饉流離單寒道路思裋褐之褻擔石之畜所願不過一
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

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就鼎鑊伏斧鑕烹煮分裂又況么麽不及數子而欲晻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楶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量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欲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汝家婦汝世貧賤卒得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

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羽必亡劉氏將興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曰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爾謹順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陵心其後果定漢陵為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敗之機傳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丈夫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葢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是帝堯之

苗裔二曰體貌多竒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寛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懐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也所以成帝業焉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高祖夢與神遇雷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

異於衆是以王媪武負感物而折券吕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吕后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歴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趣舍不厭斯位符應不同斯慶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鑕之誅英雄誠知覺悟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嬰陵之明分絶信布之覬

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無貪不可幾者為二
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永終矣彪知囂不寤
乃避難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訪問馬舉茂才為徐
令彪子固字孟堅明帝時為郎據太史公司馬遷史記
自高祖至於孝武太初固紹其後事迄於孝平王莽之
際著帝紀表志傳以為漢書凡百篇述其帝紀其辭曰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綱
漏於楚爰茲發迹斬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越蹈

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人五星同晷項氏畔奐絀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起席卷三秦割據山河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

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述惠紀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率下以德農不供貢罪不收孥宮不新館陵不崇基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述文紀

孝景涖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務
在農桑著於甲令民用寧康述景紀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百
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乃廸斯文憲章
六學統一聖真封禪郊祀祭秩百神協律改正享兹永
年述武紀
孝昭幼沖冢宰惟忠燕蓋譸張實叡實聰罪人斯得邦
家和同述昭紀

中宗明明賁用刑名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燀
燿威靈龍荒朔漠莫不來庭丕承祖烈尚於有成述宣
紀

孝元翼翼高明柔克賔禮故老優容亮直外割禁苑內
損御服雜宮不衛山陵不邑閹尹之疵穢我明德述元
紀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壼闈恣趙朝
政在王炎炎燎火亦允不揚述成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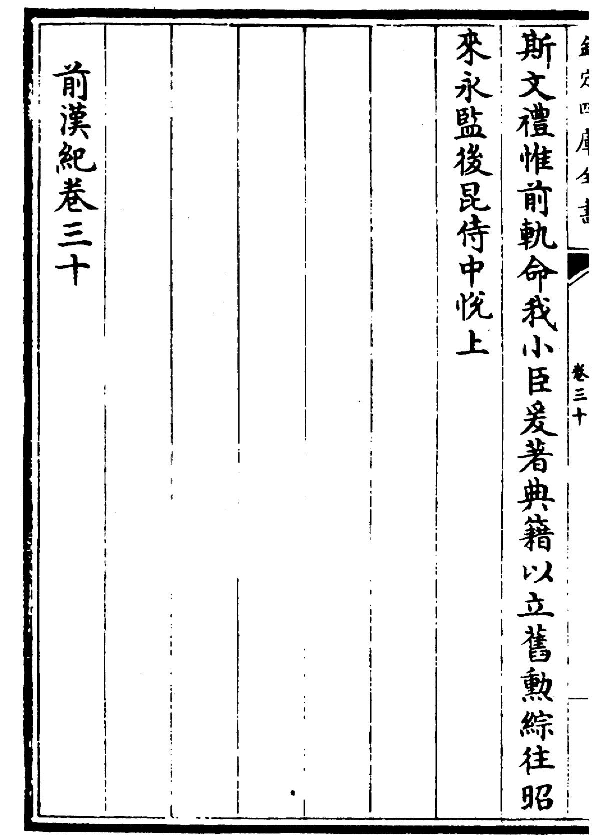
孝哀彬彬克攬威神凋落洪枝顛倒鼎臣婉孌董公惟
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撓實凶述哀紀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述平紀
凡漢有天下地東西萬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二千三
百六十八里提封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
百五頃除邑居道路山林川澤郡國不可闢者定墾田
八百二十七萬五百六十七頃郡國三百三十縣一千
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三侯國二百四十一户千二十三

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六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八此在國家强盛之時

凡漢紀其稱本紀表志傳者書家本語也其稱論者臣悅所論粗表其大事以參得失以廣視聽也惟漢四百二十有六載皇帝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啓於萬嗣闡綜大猷命立國典以及羣籍於是乃作考舊通連體要以述漢紀易稱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詩云古訓是式中興以前一時之事明主賢臣

規模法則得失之軌亦足以監矣撰漢書百篇以綜往事庶幾來者亦有監乎此其辭曰

茫茫上古結繩而治書契爰作典謨云備明德惟馨光於萬祀其在中葉實有陶唐丕顯伊則配天惟明蕩蕩厥猷有煥其章至於有周對日重光於赫大漢統辟元功穆穆惟祗二祖六宗明明皇帝纂承洪緒遭國閔凶困於荼蓼實天生德應運建主矯矯俊臣惟國作輔綏我思成有德思祐撥亂反正大建惟序武功既列迺贊



斯文禮惟前軌命我小臣爰著典籍以立舊勲綜往昭來永監後昆侍中悦上

前漢紀卷三十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劉銓瑛